

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種

瘋人日記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瘋人日記



目次

瘋人日記

郭哥里著 耿濟之譯 (一一)

尺素書

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(四二)

瘋人日記

俄國郭哥里著

耿濟之譯

十月三日

今天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奇事。我早晨起得極早，瑪佛拉給我拿進擦乾淨的鞋子來的時候，我問他幾點鐘。聽說已經打了十點鐘了。我便趕緊穿衣。老實說，我並不是到司裏去，因為我預先知道我科長那副乾澀的臉容真叫人難受。他早就預備着對我說道：『你這個腦子裏怎麼時常這般糊塗？你老是失神張智的，把事情辦得亂七八糟，連鬼都辨不出來是什麼；爵位的名稱，你倒寫小寫，公文上也不填着什麼日子，什麼號日。』這個可惡的東西！他一定在那裏妒忌我，說我祇坐在辦公室裏給人家修鉛筆。總而言之，我決不到司裏去，除非想同那會計官會

面，求這個猶太人預支些薪水，纔想去一躺。這人也是個怪物！你要是讓他預支一月的錢，那簡直好像臨到極恐怖的審判。無論怎樣求他，怎樣向他訴苦境——那白鬼總是不肯拿出來。但是在家裏的時候他自己的廚婦都可以打他巴掌；這是舉世皆知的。我不明白在司裏當差的利益一點也沒有好結果。如果在省公署裏，在民刑事裁判所裏，那就另一事了：在那裏有些人緊靠在屋角裏寫字，身上穿着極平正的燕尾服，那副臉貌真能叫人唾棄，但是你常看見他們在那裏租借廣大的別墅！鍍金的陶器茶杯，不住向他們手裏送，說：『這是醫生的禮物；』又時常送給他們些快馬啊、輕車啊、三百盧布啊……但是我們這裏卻祇能輕聲說道：『請你借把刀子給我修鉛筆。』雖說如此，我們這裏當差到底是極誠潔的，那種乾淨的樣子，省公署裏一世也見不到，安放著紅木桌子，各長官都互相客客氣氣的說話……老實說，這裏當差如果不是清潔，我也早就離職了。

我穿上一件舊大衣，提着洋傘，因為雨連下了好幾天。街上一個人也沒有；祇見幾個婦女衣裳角掩着臉，幾個商人提着傘，和好些個苦力在我面前走過。在體面人中間我所遇見的祇是我一個同事。我在十字街頭看見他。我看見他的時候，立刻就對自己說道：「唉，不對！好寶貝，你不是往司裏去，你正跟着前面走的那個女人，看着她那雙小腳。」這個官員，我的同事，真無禮！對於我也不讓步；遇見了我，連帽子也不脫一脫，正好像釘緊在頭上似的。我正在這樣思想，忽然看見一輛車行到我剛經過的一家店舖門前站住。我立刻知道這是我們長官的馬車。我不由得想道：「他決不無緣無故到店舖裏去，這個一定是他的女兒。」我便靠立在牆傍。僕人上前開車門，她像一隻小鳥似的從車上跳出來。她向着左右看視，眼睛和眉毛不住的轉動。「唉，上帝，我糟了，簡直糟了！她爲什麼這般下雨天氣還跑出來呢！須知婦女們最不喜歡污穢。她不知道我在傍邊，虧得我也故意把衣裳裹得緊，

因爲我身上穿的那件大衣十分污穢，並且是老式樣。現在的外套都用很長的領子，我大衣上的領子卻又很短，並且那種布樣也不是時式的。她那隻小狗來不及跳進店舖裏去，正站在街上。我認識這隻狗。他的名字叫做梅奇。我剛站在那裏不多時，忽然聽見微聲說道：『梅奇，你好啊！』真奇怪！誰說這句話？我四面望了一下，看見兩個婦人撐着傘在那裏走着：一個是老婦人，一個女人年紀還輕；但是他們兩人已經走過，不料我身傍又有聲音說道：『梅奇，你真罪過啊！』真奇怪！我看見梅奇正和那在兩位婦人後面跟着的小狗互相嗅聞。我自語道：『唉！我不是喝醉了麼？這種事情真是我平生少見的。』——我正在驚異的時候，親見梅奇說話道：『不，菲特爾，你白白這樣想我……我正病着呢！』怪了！你是隻小狗啊！我聽見他會說人話，實在覺得很奇怪；但是以後我細細想了一下，便不去奇怪他了。世界上實在會生出這許多相同的例證。聽說在英國發生一隻魚會說兩句奇怪的人話，

學者已經費了三年的工夫去研究他，但是到現在還研究不出什麼道理來。我見報紙上也登載過一段新聞，說有兩隻牛走到舖子裏去，打算買一斤茶葉。但是更使我驚奇不置的地方，就在於梅奇後來幾句話，但聽他說道：『斐特爾，我曾給你寫信，大概鮑爾康沒曾把我的信送來！』真是古怪得很！我一世也沒有聽見狗會寫信。寫字能寫對的祇是貴族之家。至於做買賣的人和書吏雖也有會寫信的，但是他們所寫的東西大半是機械的，沒有句讀，也沒有語法。

這個真使我驚奇。實在近來我不時聽見並且看見那些誰都聽不見並且看不見的事情。我自語道：『我且跟着這隻小狗走，看看他在那裏想些什麼。』我便捲好洋傘，跟着那兩個婦人走去。經過豌豆街，轉到叮人路，從那裏又走到木工街。後來走過郭古士金橋，止步在一所大房面前。我又自語道：『這個屋子我知道。這是慈魏爾克夫的家。』這個屋子裏面住着許多人，女廚子和來客都很多。我還有

一個朋友，善於音樂的，住在那裏。那兩個婦人走到第五層樓上去。我想道：『很好。現在我暫且不走過去，記着地點，第一次不可太造次了。』

十月四日。

今天是禮拜三，應該到長官辦公室裏去。我故意到得早一些，坐了一會，把鉛筆全都修好。我們的長官大概是極聰明的人。辦公室裏滿安放著書櫃。我看了看書上的題目；全是關於學問的書，我們這些人也實在看不懂——全是法文或德文。再看看他的臉：眼睛裏顯出威嚴的神氣。我永沒曾聽見他說過一句多餘的話。僅祇有時在交公文的時候，問道：『天氣怎麼樣？』——『大人，很乾燥啊！』實在，他也不能夠同我們相比！他是個偉人……我覺得他很愛我。如果他女兒……唉，真狡惡……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靜默着——我念起一本名叫『蜂』的書來。法國人

全是些傻子！他們願意些什麼？把他們捉住，簡直可以用鞭子抽打他們！那裏他們還會描寫跳舞會的著作呢！……以後我覺得時候已到半點鐘，長官還未曾從臥室裏出來。但是到了一點半鐘的時候，發生了一件筆管描寫不盡的事情。門啟處，我想着一定是長官進來了，便拿起公文，從桌上跳起來；但是來的卻是她，她！你們看她穿的甚麼衣服！她的衣服像天鵝似的白——唔，真好看啊！她那雙眼睛望起人來，像太陽似的耀人！唉，她真是個太陽！她鞠了個躬，問道：『爸爸不在這裏麼？』唉，唉！那個小脆嗓子簡直好比時辰雀一般。我正想說道：『請你不要殺我，如果你願意殺我，請你親抬貴手來殺我也好；』但是無論心裏怎樣想，舌頭上卻轉不過來，祇能說一句：『不在這裏呵！』她看着我，看着我手裏拿的那本書，忽地把手帕扔在地下。我連忙跳起來奔過去，鼻子撞在嵌牀上幾乎弄破，立刻支住身子取起手帕。好香的手帕啊！她向我道謝，微微笑了一笑，香唇也略微動着，後來就走出去。

了。我又在那裏坐了一點鐘，忽然一個僕役走進來說道：『阿克生基意溫諾菲奇，回家去罷，老爺已經從家裏出去了。』這種底下人的態度我實在忍受不住。時常因此同他們吵鬧，臨末也祇能向他們搖頭。這個樣子還好；有一次有一個僕役看見了我，並不站起身來，直在那裏慢慢兒抽煙。你們這些傻東西，知道不知道我是一個官員，我是出身貴冑的人？但是我至終還戴起帽子，穿上大衣，因為這些先生們我實在纏他們不過，所以只好忍氣吞聲，走出去了。到了家裏，許多人都已安睡。我自己做了一首好詩：『可愛的人一時不見，好像一年已經遇不着；我的生活實在可妒，沒有你叫我怎樣生活啊！』自己看看，逼似普希金的著作。夜深時候，我又穿上大衣，在她家門前來的走着，等她坐着車出來，可以在一傍瞻望她的玉容；但是她至終沒曾出來。

十一月六日

科長生氣了。當我到司裏去的時候，他叫我過去，對我說道：『快說，你做些什麼事情？』我答道：『怎樣？我一點也不做什麼事情。』——『唔，你好生想一想罷！你已經有四十歲年紀，——你應該懂得點人事。你自己不想一想？你以為你做的那些事情我全都不知道麼？你在那裏妄想長官的女公子！你且看看自己，想一想你是個什麼東西！你不過等於零罷了。你是個窮光蛋，身上一個錢也沒有。你望鏡子裏看看自己的臉，——你還妄想些什麼！』說話的時候，他那付臉簡直像個藥壘，頭上披着一把亂蓬蓬的頭髮，又把他捲在上面，搽了些薔薇粉，自己以為他一個人是最美的了。我也明白他恨我的意思。我實在看不起他。小小一個官員，便放出威嚴的神氣，時計上掛着金練條，定製着三十盧布一雙的鞋。難道我是平民出身，裁縫或小兵的兒子麼？我是個貴族，我也能够做官。我現在祇有四十二歲——正

當應該做事情的時候。朋友，等着罷！將來我也可以做到大佐，也許好運到來，還要做得大些都未可知。那時候我住的府邸許比你的還好。你腦筋裏還以為除去你竟沒有一個正經人麼？我也能够穿着時式的燕尾服，繫着同你一般的領結，——那時候你也不在我眼睛裏。沒有知足心——那就是害處啊。

十一月八日

到戲園裏去。正演俄國傻子菲拉特加那齣戲。我看得很好笑。又唱了一隻狂歌，帶着些取笑狀師和書記練習員的詩，描寫得十分盡致，真奇怪，爲什麼檢查官對於這幾首詩會忽略過去；講到商人簡直說他們哄騙人民，他們的兒子冒爲士族，做些荒唐的事情。對於雜誌記者也編着極有趣的歌曲：說他們喜歡罵人，說著作人求衆人保護。現在的文學家都能够寫最饒趣味的詩曲。我極愛到戲園裏去。

祇要口袋裏放着幾個錢——不到戲園裏去是忍不住的。但我們同事裏面有幾隻豬簡直絕跡不往戲園；就是給他們不化錢的票，也是不去。這戲園裏有個女伶唱得很好。我斗然憶起那個人來……唉，好狡惡……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靜着罷。

十一月九日

八點鐘到司裏去。科長裝着那種彷彿不理會我進來的樣子。至於我那方面也彷彿若無其事。我看了看公文，校對了幾篇信稿。四點鐘的時候就走出來了。走到長官府邸面前，一個人也沒有看見。飯後半天躺在牀上。

十一月十一日

今天又坐在長官辦公室裏，爲他修了二十三支鉛筆，爲她……她修了四支筆。他很喜歡有好許多筆擱在那裏。他這個人不大愛說話，但是我想他腦筋裏一定常在那裏打盤旋。我很願意知道他常想些什麼，他腦筋裏藏些什麼。我很願意細細觀察那些大人先生們的生活，他們一社會裏做着些什麼事情。我屢次打算同他談話，但是舌頭終不聽號令說的不過是些天氣好壞的話，別的一句也說不出口來。我打算看一看客廳，因爲內中的陳設我祇在門開的時候望了幾下，所以應該仔細看一下，看完客廳，再想看一間屋子。唉，好豐富的陳設！極精工的鏡子和陶器！再看一看她的臥室。我想那裏面一定是奇景，是天堂，是天上少有的。再看一看她從牀上起身時踏着……的那塊石板，怎樣在那雙小腳上穿着雪一般白的襪子……唉！唉！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靜着罷。

今天我忽然發現了一線光明：原來我憶起在涅甫斯基街上聽見兩狗談話

那件事情來。我自己尋思道：『好了。現在我全能够知道了。不如把那兩隻狗的通信奪將過來。在那些信上我也許可以多知道些。』並且我實在也已經把梅奇叫過來，對他說道：『梅奇聽着！現在這裏祇有我們兩個人；如果你願意，我還可以把門兒關上，使得一個人也聽不見我們的談話。』——請你把小姐所有的事情告訴我聽；她現在怎麼樣？我可以起誓不對別人講開去。』但是那隻狡獪的狗卻拖着尾巴，慢慢往門裏走去，彷彿一點也聽不見。我早就疑惑狗比人還聰明；我還深信他能够說話，不過他有一種固執的性情。他是個大政治家，能够看出人對他的作用。不，無論怎樣，我明天總是要到慈魏爾克夫家去問一問斐特爾，如果得便，還可以把梅奇寫給他的信奪將過來。

十一月十二日

下午兩點鐘，我便出門去和斐特爾相見，並且細細問問他。叮人街上雜貨鋪裏吹出一陣陣白菜香，但是我極不願意嗅聞他；所以我經過那條街，總要掩鼻疾走。並且那些可惡的小買賣人時常從自己鋪子裏倒出許多碎煤和煙灰來，使體面人簡直不能在這裏遊逛。當我走上第五層樓，在門上按鈴的時候，一個姿首頗稱不惡的姑娘走將出來。我認識她的；她就是和老婦人同行的那個女人。她臉上紅了一下，我立刻就猜出來——你這個好寶貝正想嫁丈夫呢。她說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——「我想同你家的小狗談一下子。」那小姑娘真是傻！我立刻知道她是很傻！小狗那時候奔將出來，汪汪的吠着；我打算抓住他，但是那可惡的小東西幾乎將他牙齒抓破我的鼻子。但是我在屋角裏已經瞥見他那個窠兒。這就是我願意求得的啊！我便走過去，把木匣裏的乾草檢開，拉出一捲小紙來，不由得充滿着喜悅的心思。可惡的小狗上前來咬我，後來他看見我在那裏取紙，便叫了一聲，詔媚